



梅因德现代教育与
文化传承研究丛书
安维武 巴战龙 主编

第一辑

YUGUZU XIANDAI JIAOYU
YU WENHUA
CHUANCHEN YANJIU CONGSHU

教育改革与文化转型

人类学随笔集

巴战龙 / 著

EDUCATION REFORM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SELECTED ESSAYS IN
THE ANTHROPOLOGY



裕固族现代教育与
文化传承研究丛书

YUGUZU XIANDAI JIAOYU YU WENHUA
CHUANCHEN YANJIU CONGSHU

安维武 巴战龙 主编

第一辑

教育改革与文化转型

人类学随笔集

EDUCATION REFORM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
SELECTED ESSAYS IN THE
ANTHROPOLOGY

巴战龙/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改革与文化转型：人类学随笔集 / 巴战龙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490-1431-6

I. ①教… II. ①巴… III. ①文化人类学—文集
IV. ①C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7907号

教育改革与文化转型：人类学随笔集

巴战龙 | 著

责任编辑 | 郇军涛 凯 旋

封面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161千

印 张 | 10.125

版 次 |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8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431-6

定 价 | 32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一般项目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双语教育改革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2016-GMB-036)**

研究成果

《裕固族教育研究丛书·第一辑》序言

在当代人类社会中，有一种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就是每当某个社群、组织或区域面临经济、政治危机的时候，都要把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推出来当“替罪羊”和“出气筒”。这种社会现象频繁出现固然使教育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破坏了它的社会声誉，但这种社会现象却揭示出更为深刻的现代教育的社会意蕴：在当代社会，教育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和强大，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形形色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力图“俘获”教育，使其从属和忠诚于自己，并作为维护自己、贬低对手，甚至排除异己的工具。

上述社会现象也一再迫使我们思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翻阅大量教育理论的著述，都充斥着“教育适应社会”“社会是教育的基础”之类的陈词滥调，这与以裕固族教育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案例的“发现”极不相符。我们的“发现”，可以概括为：（1）教育可以改变社会；（2）教育是社会的基础；（3）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社会事业。

尽管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是当代世界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

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裕固族教育研究还只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新成员，其历史是相当短暂的。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裕固族教育研究从没把自己只定位于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一种学术实践，其更大的抱负是从裕固族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案例来检讨和反思那些被主流社会奉为圭臬的教育理论和毋庸置疑的教育常识。

裕固族虽是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小民族，但她却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多样的文化。裕固人自称“尧乎尔”或“尧熬尔”，对于那些深入研习过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语言文化的人们来说，几乎立刻就能把她与她的先祖——曾经在内陆亚洲建立过强大的草原帝国的回鹘直接联系起来。

在当今这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学术眼界的打开与探究视角的游弋只是时间上迟早的问题。历史上，回鹘绝不是仅仅是个游牧集团而已。世界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omas Barfield）在其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以极其精到的笔调写道：

回鹘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给草原所带来的文明程度。他们在一个永久性的城市中建立统治，有文字记载，在草原上保持着农业社区，并在宗教与统治方面与波斯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绝大多数草原帝国所遗留的只是伟大征服者的遗产，但回鹘就算在失去其统治后，仍然保留了草原传统与文明的独一无二的混融。回鹘传统成为游牧世界与周边文明之间的一座桥梁。四百年后的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回鹘谋士组织他们的政府。（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有改动，字体加粗系本文作者所加)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回鹘传统”与“尧乎尔传统”至今仍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也许更让那些过于偏执的社会构建论者汗颜的是，在突厥语中，“回鹘”与“尧乎尔”是一个词，词义完全相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裕固人告诉世人：文化的血脉常常比人们想象的更有韧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族群都不可能总是生活在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祖荫下”，因而毋须讳言，从明代后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尧乎尔”由于种种原因衰落了。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已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裕固族在几经人口迁移和政治运动之后，开启了文化重建运动，而教育是这次文化重建运动的核心社会机制。经过几代人的文化适应和教育积累，并特别得益于2001年启动的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裕固族教育的改革实践和学术研究终于雨后春笋似的发展起来了。

将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裕固族教育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本，是各族学者和民众共同探讨裕固族聚居区教育及其政治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脉络的一些尝试，远远算不上是精细周到地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地分析诠释之后的智慧结晶，抑或说，这5本书只是选辑了“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个“初生之物”的一些学术印记。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作为丛书的编者，2006年夏天我们相识于美丽的夏日塔拉，开始携手开发多元文化乡土教材，同时意气风发地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推动改革、促进公平。匆匆近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回眸身后的曲折来路，最令人感念的是，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普通民众、学校教师、知

识精英、商界人士和政府干部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这套丛书同时也凝结着他们（她们）的智慧和汗水。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本身就是一件承载着知识互惠和情感沟通使命的礼物，它把书籍的“作者”同文化的“作者”连接起来，共同铭记历史、体认现实、开创未来。

是为序。

安维武 巴战龙

2016年1月18日

（作者均系裕固族学者，分别为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长、裕固族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

尧熬尔人乌鲁·萨格斯

Y. C. 铁穆尔

2006年的夏天，祁连山下的夏日塔拉草原——一个尧熬尔人、吐蕃特人和汉人混居的群山草原。

群山草原上正是剪羊毛的季节，牧人们见面很自然谈论的几乎都是剪羊毛、羊毛价格和钉铁丝围栏等等的事情。人们担心的是连日的阴雨要耽搁剪毛、钉围栏的工作。夏季牧场泥泞不堪，汽车开不上去。小镇的街上牧人的摩托和破旧的汽车风驰电掣。晒得黧黑的牧人们忙得几乎没有说话的工夫。

那时，我的工作和学习就是到分散在各个牧场上的牧人家和各色牧人聊天，除此之外我最关心的事就是回到小镇上和乌鲁·萨格斯聊天。乌鲁·萨格斯的来自尧熬尔人的萨格斯部落，汉语中也叫西八个家，大约在清代这个操突厥语的部落中，有部分牧民从祁连山深处的牧场迁到了山下一个叫绍尔塔拉的草原，可能是因一场瘟疫而引起的迁徙。迁到新的地方后他们改游牧为定牧，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改为农牧结合，而他们的大部分同胞仍在山上放牧。山上是吐蕃特高原也即青藏高原的东北角，山下是河西走廊戈壁盐碱干旱草原，同属一个共同体的牧人虽然都在放牧，但是山上山下，咫尺天涯，一晃已百余年。百余年之后再相

见，早已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

乌鲁·萨格斯，是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萨格斯部落的后裔，在祁连山下已经萎缩且衰败的草原上度过了童年，凭着自己的奋斗从小学读到了研究生，获得了博士学位。读书思考，魂系原乡，他在细致地观察人民生活，不停地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访谈、评论随笔和课题报告，还有诗歌、散文和小说。

那一年，他从北京到原乡从事一项参与式行动研究，目的地是自治县最东边的飞地夏日塔拉。项目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少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系由他的导师、教育人类学家滕星教授担纲主持。他带着伙伴们在这里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

他和伙伴们除了进行乡土文献资料收集，还利用小型座谈会法和访谈调查法等多种方法收集研究资料。他在用所能想到的办法细致地观察着这里的牧人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牧人家，他能很快和形形色色的牧人融为一体。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人和石头一样，是有不同质地的，在河畔无数的砂石中偶尔也会见到迥异于千万吨同类的一块宝石。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年夏天的一天，牧人万马仁增（汉名尕建勇）在公路边那间又小又破的屋里冷冷地对我和乌鲁·萨格斯说：“好狗护一群，好汉护一方。”万马仁增还对我们说了许多，都是关于草原、民族和传统的话题。常常沉湎于饮酒的他从来没有一句鸡毛蒜皮的废话！他可能比许多所谓清醒的人更清醒！他曾在草原边界的一次打斗中，一个人打退了四十多个莽汉。

因醉酒冻掉脚趾的万马仁增，兀自怀揣一瓶烈酒趑趄在夏日塔拉的原野上，这是他留在许多人心中的印象。2014年冬他在自己的冬窝子小屋里孤独地去世了。等有人发现他时，他的尸体旁

扔着好几个空酒瓶，火炉子早已灭了不知多长时间，房间里冷若冰窖。祝愿他来世仍是一条好汉，但不再酗酒。

再说那天我和乌鲁·萨格斯离开万马仁增的租住的小屋后，走过斡尔朵河上新建的桥，穿过已经变得稀稀拉拉的柳林，走上砂石的河岸后边说话边朝远处的古城遗址走去。

青灰色的云布满天空，夏天的雨不时地落下，潮湿的群山草原寂寥广阔。建在祁连山阿米冈克神峰下的草原古城有好几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们建的夏日浩特（也叫黄城儿、皇城等），这里曾是13世纪蒙古帝国在吐蕃特高原东北角的一个重要基地。这个古城北边还有一个更古老的遗址，它又是什么人建的呢？这里的群山和沟壑间还有许多谜一样的古代建筑或其他遗址。祁连山下，这片匈奴故地，古代歌谣和传说故事扑朔迷离。

凤头百灵在空中不停地扇动着翅膀鸣叫着，在长满野草和花的草原古城废墟旁，我们聊得话题仍是草原、文化、历史、民族、宗教、教育……我们聊的最多的是文化和教育。

我收藏了我们俩当时的手机短信，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乌鲁·萨格斯：“……我常常想，也许直到我们离开人世，也看不到尧熬尔能建立自己独特的现代人文世界，但我想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足够的文化建设的经验和资源。如果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丢失了太多的东西，那么，我们给我们的后代留下更少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犯罪、无能、悲哀。‘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历史是残酷的。”

“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世界各国原住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书，感触很深，主流文化……原住民文化……”

“我们要坚持发展我们的文化，在发展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我们不能老是向后看，主要还应该向前看。”

“我希望我在尧熬尔教育上多做些事，我们团结最多的人把尧熬尔的文化建设好，帮助百姓把现实问题解决好。”

铁穆尔：“可能你的思想很接近我的想法。人来此世一遭已是非常难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敬佩那些去过美洲、非洲、印度、西伯利亚和日本的人民的传教师和高僧，孤独地探索真理的人，还有那些荒野中的牧人、山海的探险家，他们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幸福。

现在，我的确已经厌倦了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这个话题，我只知道我和我那匹早已死去的青马库克同属这个世界。我越来越多地想的是我的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现实，我的同胞们和所有人的现实。我想写的就是那些人们不了解的、口头的历史。我不叙述胜者的历史，我要叙述的永远是失败者的历史。‘鸡蛋和石头的碰撞中，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面’，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苍天之神汗腾格里和草原母亲于都斤·额客赋予我骨头和血液里的东西……”

在夏日塔拉的原野上，我们永不厌倦的话题还是多元文化、内亚历史、民族传统与社会现代化、农耕与游牧、双语教学和原住民教育……争论或共鸣，很多内容我已经忘了。那天在雨中，我一边看着这个穿红衣的尧熬尔汉子，一边想：多亏这个边缘的小游牧部族或共同体能拥有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其实在古代，偏僻之地或边缘群体中往往藏着纯粹的英雄。当然，那是在早已逝

去的那个遍地英雄的时代。我们听到的无数古代歌谣反复咏唱的就是勇敢而火热的心，还有自由和尊严，恢宏而博大的气概。

雨停了，我们在房间里边喝茶边聊天。乌鲁·萨格斯拿给我看他的一首诗作——《牧童乌鲁的哲学思考》：

“妈妈，为什么/我的红柳木箭/不能射中/头顶上的
锅盔？”

“妈妈，为什么/我的小黑牦牛/没有驮来/河那边的
春天？”

“妈妈，为什么/我的珍珠马群/越过山梁/跑到月亮
上去了？”

“妈妈，为什么/我的黄泥小人/不吃不喝/也没有妈
妈？”

这是一种久违了的熟悉的感情，这是青春的热血、纯洁的心、慈母般的爱，这是用人格浇铸而成的诗。

我打开电脑看着乌鲁·萨格斯的这首诗发呆。诗里说的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大雾弥漫的夏季牧场上，雨在不停地下着。大地上除了泥泞还是泥泞。一群沉默的牧人赶着驮帐篷和其他辎重的牦牛渐渐远去，消失在雨雾中。越来越浓密的大雾弥漫在四周，紧紧地锁住了整个世界。空空的营盘上，跪着一个孤独的年轻人，他仰起头举起双臂。从沼泽地上流下的泥水已经淹没了他的膝盖。雨水早已打湿了他的短发，在他的脸颊上流着……

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样面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观察自己苦难的百姓？我们怎样才能唤醒那无比珍贵的记忆？

在个体的人生活中发生的幸福和苦难，在雪山脚下或戈壁沙漠上隐秘的一隅，在逃亡或被驱逐的途中那些伟大的对话和思考，为什么很多的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

天晴了，阿米冈克尔神山上的积雪在消融，雪山下的夏牧场上，牛群在躁动不安地、大口大口地吃着柔软多汁的青草。两头肥大的公牛在沼泽地上不顾一切地角力，松软的湿地在它们的喘气中颤抖着。它们在为母牛、为了爱情和生活拼死争斗。山坡上的灌木丛里传来母狍鹿“嗷尔……嗷尔……”的声音，那是它在呼唤自己的幼儿。一个年迈的尧熬尔牧人佝偻着腰在畜群边蹒跚独行，他已经很老了，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这沼泽泥泞和风雪严寒中度过。岁月就在这风雨、泥泞、流汗流血和拼命地争斗中流逝着。

雨云又来了，那是个多雨的夏天。一只鸟在沼泽地的小小草墩上不停地“叽……叽……”地叫着。山岗上杜鹃飞来飞去的身影也少多了，声音也变得懒洋洋的，只是偶尔才叫几声，毕竟盛夏将要过去了。这个时候歌声最嘹亮的是凤头百灵。

嗨！要是能听懂山林之神，能听懂空中的飞禽地上的走兽、野花香草和风暴雨雪的语言该多好啊，我相信她们在讲述着我和乌鲁·萨格斯们，还有万马仁增和许多满腹心事的牧人们，在许多不眠的长夜里渴望想要明白的一切。

二〇一七年三月

(作者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创始主任)

目 录

教育改革

讲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故事	(3)
何为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5)
倡导基于证据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	(7)
建立和完善民族教育政策评估制度	(9)
消除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两种典型误解	(11)
改善乡村教育生态的关键在于提高乡村教师社会地位	(13)
从“校本课程开发”迈向“校本课程教学”	(15)
“跨文化交流”的教与学正当其时	(17)
国家应该优先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教育	(20)
抓住契机,提升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水平	(23)
应加强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双语教育研究	(26)
人口较少民族校本课程建设的必要与可能	(30)
聆听和尊重“地方教育家的心事”	(33)
校本课程开发范式:一种教育人类学的观点	(37)
教育学的尴尬	(40)
我心目中的教育学	(44)
跨文化视野中的教育人类学	(47)
裕固族第一所现代学校——莲花寺小学	(52)

裕固族马背小学的创立始末	(56)
裕固族个人办学第一人安立福	(58)

文化转型

花园模式——民族构建的中国模式	(63)
民族研究要防止“创新”标签化和旗号化	(66)
文化多样性·裕固族·文化研究	(68)
关于“全球化”的乡村田野报道	(74)
他者的眼光与裕固族研究	(79)
展现裕固族研究的美丽画卷	(82)
理解贺中	(85)
走向历史深处的文学	(87)
裕固族青年作家铁穆尔的写作旨趣及其意义	(89)
发展的反思与超越	(98)
牧野之子	(102)
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一九五八年”	(105)
诗歌,在山野草地上流淌	(120)
营建一方更加繁茂的文学绿洲 ——庆《牧笛》印行十期小记	(122)
重访颠倒墩	(124)
明海古城:见证逝去的繁荣	(128)
草沟井城、庄堡和汉墓群:荒漠中的纪念	(132)
我的读书生活	(135)
流行病、风险认知与地方知识	(138)

附 录

巴战龙:在北京的象牙塔守望家乡	(145)
-----------------------	-------

教育 改革